

第四十六章 無題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海棠手裏的那柄短劍就像是風息一般，絲絲纏繞著範閑，而範閑或跳或躍或蹲或躺擺出各種奇怪而滑稽的姿式，每一個姿式之間卻用自己強大的身體控製能力，保證著姿式的連貫。

劍尖刺中他左耳旁邊的泥地，刺穿他右手尾指下的草葉，挑落他咽喉旁的那粒露珠。

就是無法刺中他的身體。

海棠的眼中漸漸顯現出一絲異色，她自幼習武至今，天賦絕倫，自信手中一把短劍早已得了天地自然之道，除了天下四位大宗師外，她不曾將任何人看在眼裏，眼前這個叫做範閑的年輕人，不論哪個方麵講，都不是自己的對手...但，為什麼他已經如此狼狽，自己手上的劍卻始終與他差一點？每當自己要刺中對方時，對方的身體似乎會預判一般，在最凶險的一剎那，移開數寸！

範閑額頭的汗也已經滴了下來，此時局勢太險，有好幾次都險些命喪劍下，對方手中這把劍雖然不如五叔快速準確，但實在是有些神秘，他有些後悔，不該躲避，應該像先前那般，去拚個同生共死，用悍勇壓倒對方的淡然。

但勢已如此，沒有別的辦法。

生死存亡間的一刻，範閑在濕草地上翻滾著，狼狽不堪地躲避著，根本沒有機會去埋怨五竹的教育水平，自傷自己的習武天才不足。

嗤的一聲破風厲響，一枝黑色的羽箭破空而來，直射海棠的麵門。此時海棠全副心神都在範閑之上，眼看著便要將對方殺死，隻是淡淡一轉身，便讓那枝羽箭掠頰而過。

緊接著卻又是兩枝羽箭，三枝羽箭！

一蓬箭雨極其精準的避開了正在像小狗一般打滾的範閑身體，密密麻，殺氣十足的射向海棠的身體。

海棠心中輕歎一口氣，回劍輕揮，將這些羽箭一一掃落，卻發現自己手腕也有些麻了，不禁微驚，心想那些騎兵的輕弓，竟然能射出如此大氣力的箭來！

緊接著，便是一柄長刀勢如破竹般飛了過來、這是虎衛高達的...飛刀！刀切尖狠狠地插進海棠身前的泥地中，生生將這位強者逼退了數步。

...

馬蹄聲如雷鳴般響起，小鎮外的黑騎軍終於趕到了草甸之上，一百多駿馬不安地踩著馬蹄，似乎對幹草甸上的空氣有某種恐懼，而馬上的蒙著臉的黑色騎兵們，都舉著手中的長弓勁弩，對準了那個穿著村姑衣裳的絕代高手。

“你運氣好。”海棠輕身一飄，與這隊恐怖的騎兵拉開了一長段距離，然後輕輕捋了捋長發，對著遠方有些困難爬起來的範閑說道。

範閑苦笑了笑，沒有做什麼口舌之爭，看著遠方俏然站立的那個村姑，揮手告別。

草甸上清靜了一下來，黑騎兵聽著口令，紛紛下馬，齊聲喝道：“拜見提司大人。”

範閑回身，看著這些渾身透著陰寒之意的強大騎兵，心裏總算安穩了許多，有些疲憊說道：“此處有毒，呆會兒馬兒會煩躁不安，你們小心一些。”

回到營的之中，早有隨行的醫師取出事物替範大人治傷，隨意包裹了一下，範閑滿臉冷峻地走入營帳中，吩咐手下，今日暫歇一天，明天才進駐霧渡河小鎮。

“是誰？”範閑的心情不是很好，冷冷看了王啟年一眼。

王啟年躬身答道：“開車門的是信陽方麵的人，院中的奸細應該和信陽方麵也有關係。至於在霧渡河鎮外。負責接應的那拔軍隊，雖然經過偽裝，但已經查實，是北齊大將呂靜的私家兵士。這個叫呂靜的，十年前曾經在上杉虎的軍隊裏幹過，後來一直提升得極快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發現自己的肩膀那處細微的傷口開始痛了起來，皺眉道：“肖恩和上杉虎的關係，我能猜到一點，所以呂靜來是正常的。信陽方麵...這次肖恩能夠出獄，本來就是信陽方麵的手段，隻是不知道明明可以安穩地到達北齊上京，為什麼又要安排這麼一次中途劫囚？”

他有些頭痛，想不明白長公主究竟與北齊方麵有什麼協議。

“很明顯，長公主與上杉虎都不希望，肖恩這個人落到北齊皇室的手裏。”王啟年分析道：“看來肖恩掌握的秘密是北齊皇室想要的，而肖恩這個人卻不是北齊皇室想要的。”

“如此說來，肖恩如果安全到達了北齊，隻怕也會老死獄中，而不會重掌權力。難怪他會急著逃走。”範閑皺眉自言自語道：“看來北齊的年青皇帝也不是蠢貨，隻怕也明白上杉虎與肖恩之間的關係。”

“不過...到底是什麼樣的秘密能夠讓北齊皇室如此看緊？為什麼連荷都會派出海棠來殺他滅口？陳萍萍為什麼會舍得將肖恩放走？為什麼當初不舍的殺了他？”

“我覺的自己很愚蠢。”範閑看著身受重傷的肖恩，撐領沉思著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，當沒有和肖恩交手之前，對方是隻老虎，交手之後才發現，原來隻是紙老虎，他在心裏說著，母親教育陳萍萍的話，果然很有道理。

他接著說道：“我明明是要殺你，結果辛苦安排了這麼久，卻在最後關頭，變成了你的保鏢。”這件事情的發展，確實非常荒唐。

肖恩蒼老的聲音響了起來：“世事每多如此、如果不荒謬，也就不成為世事了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不過殺死你的誘惑依然很大。”

“海棠是苦荷的學生，苦荷那個光頭在北齊說話沒有人敢不聽。”肖恩淡談說道：“既然她知道我是活著的，那你栽贓給鎮外的那些死屍就說不過去，如果你這時候再殺我的話，那位言公子恐怕也很難活著回去。”

“你究竟心裏藏著什麼樣的秘密呢？”範閑靜靜看著他：“能夠讓苦荷都能撕下臉麵來殺你。”

“一些老故事罷了。”

“當我們在草甸之上，講到你心頭的秘密時，就是那個時候她露出了形跡，現出了殺機。”範閑淡漠地看著他，輕聲說道：“那個秘密看來果然很了不得，可以讓一位九品上的強者心緒大亂。”

肖恩嘲笑望著他：“為什麼你不認為她是準備要殺你？”

“我與她無仇無怨，她為什麼要殺我？”範閑盯著肖恩的眼睛，似乎想從那雙已經不再充斥著血腥味道的眼睛中，看著那個隱藏了許久的秘密。

“你錯了。”肖恩溫柔笑著說道，從監察院大牢裏出來，一直繞環在他身體四周的陰寒味道也早已消失。

“看來苦荷很不希望你活著回到北齊。”

“不錯，我之所以明知道是你設下的陷阱，還敢冒險出逃，就是因為我知道，到最後不論是北齊皇室，甚至是那些我從來沒有見過麵的長公主，都不會讓我這麼輕易地死去。你說的那位長公主或許是要利用我的生死，與虎兒達成某種協議。她畢竟年紀太小，不知道當年的一些秘密...”

肖恩繼續說道：“更關鍵的，苦荷想讓我閉嘴，所以他會搶在使團出國境之前來殺我...而你是一個很有好奇心的人，一定會想，究竟是什麼樣的秘密會惹得他來殺我。既然如此，你隻好由一個狙殺我的人，變成保護我的人。”

範閑沉默著。

“你設局，我破局，最後我失敗。但是我有最後的憑恃，我隻要擺出最後那張牌，就可以讓你舍不得殺我，明日入了國境，你更沒有下手的機會，所以今次...是你輸了。”肖恩麵無表情，這位真正的老狐狸雖然實力早不如當年，但那個算計極為精準的大腦，卻似乎能夠將所有人的心都看得通透。

“你那張牌，我確實感興趣，甚至比其他任何人都感興趣。我承認這一點就足以讓我暫時留你一條性命。”範閑似

乎並不如何心灰意冷。反自微笑說道：“可是你沒有逃出去，等到了上京，上杉虎也無法救你出來，那你依然要被北齊皇室關著，折磨著一直到老死為止，就等你說出那個秘密。”

肖恩的眼中忽然閃過一絲惶然，這位老人今日重傷之後，似乎連心防都弱了許多。

“是什麼樣的秘密呢？”範閑重複在草甸上的話語，“既然你連死都不怕，為什麼不敢說出來，不要說什麼事情比死更可怕，我根本不相信這種廢話。”

肖恩似乎此時才發現了範閑內心深處的那抹冷色調，微笑閉上了嘴。

範閑忽然閉目想了一想，伸手如風，從肖恩的脖頸上輕輕拈下那枚毒針。這枚針自從短杉林裏紮進肖恩的穴道之後，便一直沒有取出來。針尖緩緩離開肖恩的身體，老人忽然悶哼一聲，臉上現很痛苦的神情，身上大大小小的幾處傷。竟同時迸出血來！

“這枚針可以阻你的血脈運行，但實際上也是在幫你止血，拔出來後，大概隻會數到二十幾下，你就會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亡。”範閑輕聲說著，輕輕拈動針尖，“這是晚輩唯一自己修行的武器，所以一向極為用心。”

血從肖恩的身上淌了出來，打濕了他的衣裳，滴下了坐椅。老人的臉愈發蒼白了，身上帶的老人味越來越濃，似乎漸漸要轉化成為死亡的味道。

但他依然緊閉著嘴。

...

滴嗒，滴嗒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範閑微微皺眉，手指如電般伸出，重新紮入了肖恩另一處穴道中，幫他止住了血，然後在半昏迷的肖恩鼻子處小心地抹上一道mi藥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